

郑州地理

再登玉米楼

✦ 邱海理

文友自成都来,我陪他再次登上了郑州如意湖畔的玉米楼。不巧,这是个晦日之夜。站在中原最高的楼宇之上,除了都市的万家灯火,浩瀚天穹上的星星点点,四顾茫然,一片漆黑。所有风光霁月、田园秋色统统不见了。似乎有点扫兴。

于是,我们下楼坐在湖边的长椅上,一边歇息,一边浏览夜景。也巧,正因为有夜幕的衬托,黄色灯光装饰的大楼才显得那么的黄澄澄、金灿灿,那么的高大、壮美。决眦凝眸,美得令人惊叹,艳得令人窒息:通体纵线与层层横楣,把颗颗“玉米粒”依行列整齐安排着,楼顶还有一撮“玉米缨子”,略带抛物线的浑圆柱体像极了成熟的玉米棒。静谧幽深的湖水把一实一虚两穗“玉米”根对根地连在一起,

结为亦真亦幻的并蒂楼。
“大玉米!太像了,是谁给她起的名字?”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起先,它也有高大上的名字——“千玺楼”“如意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像得了指令,不约而同地叫她“玉米楼”,或昵称“大玉米”。很快,她便成了郑州乃至河南的一张名片,名闻天下。
朋友说:“这个名字太好了,比那些虚头巴脑的楼阁名字实在。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过去收获的礼赞,对来年丰稔的期盼,还契合了河南农业大省的地位与担当,更是河南人踏实质朴、勤劳智慧的象征。”

朋友的夸赞,让我心里暖暖的。“听说你们成都的武侯祠原来也不叫这个名字?”“是的。武侯祠原来叫‘昭烈帝庙’,是祭祀刘备的。诸葛亮在成都也有自己的庙宇,人气、香火都远超刘备庙,好事者就把诸葛亮墓迁进昭烈帝庙,葬在刘备墓后面,以正君臣之位。谁料,因诸葛亮功绩太大,名望太高,人们渐渐把昭烈帝庙叫成武侯祠了。诸葛亮亮反客为主,你说怪也不怪!”

我说:“文化史上还有一桩奇事呢,那就是我的老家汝南,在唐代称为蔡州,是淮西节度使首府,下辖申、光、蔡三州。交通便利,地理险要,又是鱼米之乡,叛将凭此割据了五十多年。朝廷曾派德高望重的大臣颜真卿前去劝降,未果,被害于此。后来大将李愬雪夜偷袭蔡州,活捉贼首吴元济,成为军事史上有名的奇袭战例。事后,朝廷命大文豪随军司马韩愈撰写《平淮西碑文》纪念此事。不想,李愬夫人(大唐公主)上诉‘碑辞不实’,皇帝下令磨去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写碑文。因韩文高妙,早已深入人心,宋代汝宁太守陈瓌顺应民意,命工匠磨去段文,重刻韩文,成为千古快事。苏东坡赋诗曰:‘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韩愈曾官吏部侍郎)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这虽是文化方面的几桩轶闻趣事,但古今来,“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之事又有多少呢?!个中又有什么玄机呢?

朋友与我感慨不已。

诗路放歌

大红枣落了一地

✦ 李秀森

乡下老宅中,那一棵红枣树已经有些年头了
在父亲没有翻盖这座宅子前
它那粗壮顽强的根系
从几十米远的水塘汲足了养分
穿过厚重的泥土
篱笆边滋生出淡黄稚绿的嫩芽

童年盛夏的一场暴风骤雨
硬是把古老的河床
撕开一道几十丈长的大裂缝
一夜间,村庄便成了一片汪洋
荒凉的庄户一片狼藉
只有那一棵小枣树
满枝黄绿的叶子在微风中摇曳

第二年春天
爹娘在塌陷的宅基上挖土砸夯
重新翻盖起三间结实的土坯房
勤劳的姐姐哥哥们
从村口堤坝上捡来树枝柳条
围着老院墙架起了篱笆
又在小院空地上松土施肥
种上西红柿紫茄豆角辣椒丝瓜

农家小院最美的时节莫过仲秋
嫩绿藤蔓爬满小院的每个角落
熟透的大红枣压弯枝头
摘下一颗放在嘴里甜在心上
就这样,家人们围坐
在小枣树下八仙饭桌旁
听着老屋房檐下小燕儿的呢喃声
品尝着八个角儿的月饼
月光下家人们笑嘻嘻其乐融融

温馨时光,融化了一场场风雪
屋檐下的小燕子们
飞走了一窝又一窝
那棵小枣树犹如饱经沧桑的父亲
被负重日头累驼了背压弯了腰
尽管父亲很是不情愿
就在那个春寒料峭的黄昏
他没能挽留住最后的一个春天
此后,在这个偌大的宅院中
再也没有一位主人
带着小黄狗雪花猫遛弯歌凉了

只有那一棵老枣树
孤独地日夜站在风雨中
初春时节静静地发芽开花
盛夏酷暑默默地孕育果实
任凭秋日子里
那一颗颗硕大红枣落满一地

朝花夕拾

不熄的煤油灯

✦ 刘传俊

那时家乡不通电,每到晚上,屋子里一片漆黑,院子里一片漆黑,整个村庄也是一片漆黑。若遇到月明星稀的夜晚,我幼小的心田里便明亮起来,像要过过节一样兴奋异常,约上三五个小伙伴在村庄里疯个够。

我所居住的村庄离城市并不遥远,只有区区9公里。但因它不属于市郊而属于“县”里的地盘,夜晚常被漆黑笼罩着。见了“动静”的土狗那几声狂吠,声音更觉幽远。

当时我还小,不知为何大人们都叫“煤油”为“洋油”。直到上级发话,大意是说这油是我国自行生产的,这叫自力更生,大涨国人的志气。于是乡人才统称为“煤油”,长此以往叫“洋油”的历史才一去不复返。

煤油灯有用墨水瓶做的,也有用比墨水瓶稍高、粗一点的药瓶子做的。从瓶盖处钻个圆孔,用薄铁皮卷个细圆筒插在里边,再用棉线或细纸之类搓成捻子,让这捻子穿过薄铁皮细筒浸到瓶内的煤油里,一盏煤油灯便做好了。我家的两盏煤油灯就是这样做成的。一盏放在北屋灶火用三合土打的西山墙中挖出的洞里,另一盏放在东屋正间那张黑色方桌上。

天完全黑下来了,母亲做饭时点亮了如豆的煤油灯。昏黄的灯光,映照着烟熏火燎了好多年的灶火,和墙壁上似要脱落下来的黢黑的痂。母亲好像是时间的奴隶,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的时间都揽过来由自己支配。冬天晚饭刚过,她顾不上取下右手中指戴着的那个铝制

顶针就洗刷起来。顶针和碗筷、勺子相遇的摩擦声,听起来十分富有质感。顶针的“光”在煤油灯光映射下一闪一闪,很有节奏。末了,母亲将剩饭、红薯皮混合抓碎,温热后去喂嗷嗷待食的猪娃。这些事做完,堂屋里那盏煤油灯又亮了。母亲将煤油灯端下来,放置于盘腿而坐的纺棉线的纺车怀里,由煤油灯弥漫着一缕就是大半夜,甚至鸡叫三遍。夜深人静,饿、冷、困相继来袭,她有时就在纺车怀里打个盹,睁开眼又继续纺线。纺线似乎是母亲的专利。一年到头,白天在地里劳累了一整天的她,几乎每晚都是如此。母亲常说头晕,那是常年劳苦熬夜、营养不足所致。全家人床上铺的盖的,身上从内到外穿的,哪一件不是母亲在煤油灯下纺出来、做出来的?母亲究竟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只有那盏煤油灯知道。母亲犹如煤油灯,以微弱的光线照耀着看不到岸边的生活苦海,照耀着那个没有生机和活力,甚至没有希望的家庭,也照耀着她的儿女们成长的道路……

有人家必有煤油灯,就连生产队里的牛屋、磨坊里也备有的。但煤油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储备的。点灯时分,有的人家就端着空油桶走东家跑西家去“讨借”。可能是因白天忙没顾上打油,更可能是因从年头到年尾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有进项,手头拮据,缺少钱去打两毛一斤的煤油,能撑一晚是一晚。实际上,晚上不点灯的也大有人在。村里有一

个比我大两岁的大哥,其父给他两毛钱让他去供销社打煤油。他用一毛钱打了煤油,一毛钱买了零食。油量明显不够,过河时,他往透明的玻璃瓶内掺了水。晚上点不着灯,其父果然看出了端倪,他招来的自然是一顿打骂。后来,其父让他烈日在野地里挖了三天半货到城里卖钱,这才弥补了他不知苦寒生活过着不易滋味的过失。

“鸡蛋换盐,两不见钱”是我们那一带的口头禅。村里有的人家理应中午放食盐的面条饭,却因没钱购买只好喝汤的。我家从未“讨借”过别人的煤油、食盐等生活用品,是因有一位勤劳的母亲在支撑那个摇摇欲坠的家。初春,母亲千方百计买回来一些小鸡娃儿喂养。若天气乍暖还寒,她就用棉衣物将盛放小鸡娃儿的竹笼子遮盖上,生怕小生命夜间受冷、受伤害。晚上,只要将它们搁在床边,母亲心里才觉踏实安稳。新鸡、老鸡接上了茬,下了蛋好拿到供销社兑换煤油等生活必需品,这似乎成了我家唯一的源源不断的进钱门路……

清苦日子用手指掐着、过着、熬着、盼着,年年岁岁,周而复始。每隔一段时间,母亲会让我兜几个鸡蛋,去隔一条小河叫“窑场”村庄里的供销社换煤油。一日晚归,一不小心,小河中那块过脚石被我踩滑,母亲给我做的布鞋全湿透了。我悄悄放在做饭后的锅底里,想让余热烘干,没想到余热的威力不减。翌日早晨

再穿时,布鞋竟被烤糊了……母亲在煤油灯下千针万线给我做的新布鞋瞬间化为灰烬,我心疼得直掉泪。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我,晚上写作业、读书时,总嫌煤油灯头太小不明亮,过一会儿就用做衣服的大针往上挑拨捻子。纺棉线的母亲见状,总让我往下按一按灯头,生怕灯头大了浪费煤油。那煤油,毕竟是她煞费苦心每天无数遍“咕咕咕”叫着养鸡,用鸡蛋换回来的。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个大年三十傍晚,我家通电了!母亲将包饺子的面皮从灶火端到堂屋侧的厢房内,在15瓦电灯光的照射下喜气洋洋包着团圆饺子,少见的笑容写在了脸上。从此,祖祖辈辈没有用过电的那页历史被翻了过去。户户村村都通了电,我看到了一个光明的世界。

后来,我来到城市打拼,夜幕降临,林立的高楼、宽阔的街道灯火辉煌一片之时,我若有所思:当年的煤油灯功不可没,是她照亮了我脚下的路,逐步引导我走进了这个鲜丽光采里。

时间宛如窗间过马,过往的人和事不计其数,我根本无法一一胜算,不知道小小的煤油灯照耀过多少步履匆匆的路人。但我心里很清楚,我便是万千者之一。我微微仰起头,闭上眼睛,星星便缀满了我的脸部,眼睛里似乎有如豆的煤油灯穿越时空一扑闪一扑闪在晃动,心房里似乎有如豆的煤油灯的马蹄踏过……

民间纪事

开明的外婆

✦ 高玉成

我们姐弟5人都是外婆带大的,和外婆感情很深。

那时,父母工作忙,顾不上照顾我们;我们的吃喝拉撒,基本是外婆照料。外婆是我们儿时的记忆、少时的陪伴、花季的呵护、雨季的阳光。

外婆是四川人,炒得一手好菜。这手好菜不仅我们熟悉,上下楼的邻居闻到香味,也能分辨出是外婆的手艺。我每每中午放学回家,只要在楼道里闻到菜香,就快步往家里冲,冲到厨房大喊一声:“外婆,我回来了。”外婆二话不说,顺手抓起一块肉就往我嘴里塞:哇,真香啊!

外婆是我们院子里唯一会做江米甜酒的人。那时,江米甜酒在北方还很少见,外婆每年都会买一些江米,浸泡蒸熟后,用褥子捂着在灶台上发酵。发酵出的米酒撇到大瓶子里,留着慢慢享用;撇剩下的酒糟加水煮开,再搅个蛋花,就是米酒蛋花汤。热腾腾的米酒蛋花汤抿上一口,酒香浓郁,甘甜可口,真是无以言表的美味。

每年端午,外婆都会给我们包粽子。外婆包粽子也很特别,她将线绳一头用牙咬着,另一头用麻利地捆绑,包出来的粽子接近于立体三角形,拿在手里窠实,吃到嘴里黏糯而有韧性。我最喜欢吃的是外婆包的五香粽子,江米、绿豆、肉馅和各种调料加工制作而成,既无江南肉粽子的油腻,又无北方甜粽子的单调,独一无二的味道,我在其他地方再没有吃到过。

外婆裹的是小脚,上了年纪脚抬不起来,只能蹭着地面走路。那招牌式的走路声每天早晨第一个在家中响起,从卧室到厨房,从厨房到客厅,又从客厅到其他房间,没有停歇过。我父亲是个严肃的人,在家里话不多,但我曾亲耳听父亲说过:“外婆是咱家最大的功臣。”

外婆其实是大户人家出身。她的父亲是当地的有钱人,被称为彭伯;胸前飘逸的大胡子被称为“彭伯胡”。但外婆是彭伯晚年与续弦所生;彭伯过世后,外婆由她哥嫂带大。哥



江山览胜图(国画) 沈朝俊

荐书架

《文学的深意》:洞悉当代文学的浪潮起伏

✦ 付如初

当代文学需要真正具有深度的批评,而这种批评应该是有温度、有深意的。文学与内在生命和时代现场如何发生关系,是中山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知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所关注的问题。近日谢有顺的文学批评专著《文学的深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较为全面地呈现作者近些年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观察和思考。

本书置身文学现场思考文学创作与批评,分文学的召唤、个体的凝视、小说的目光、批评的伦理四个部分,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文学批评等诸多文体。第一章文学的召唤中谢有顺开篇即提出了中国当代小说面临的困境,“中国当代小说一直没能较理想地平衡好两种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实与虚、小与大的关系。很多写作困境由此而来。”由此展开探讨了中国现代小说及“新南方文学”的文化地理问题。第二章个体的凝视中作者以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记得王安石除了这首《梅花》,还有便是《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第二句是千古名句,念此句,很容易让人想起苏东坡写庐山的名句“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此山中”。

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长大后,王安石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因而他的文章立论高深,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王安石考取功名之前,跟苏轼一样,遇到了同样一个绕不开的“大咖”级人物:欧阳修。年轻的王安石随父入京,因文结识曾巩,两人成为好友,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

王安石考取进士,也有一段与苏轼雷同的“传奇故事”:史料记载,王安石本被主考官晏殊列名第一,但应试“赋”这个科目中写有“孺子其朋”一句,惹得宋仁宗不高兴,与第四名杨奂互换,最终与状元失之交臂。“孺子其朋”出自《尚书·周书·洛诰》,原文的意思是周公在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时,告诫他要大臣们视为朋友,融洽相处。宋仁宗看到这句话,认为王安石只是一个考生,没有资格用此口气来教训自己。之所以跳过第二第三名,是因为第二第三名为已经在朝廷当差的王珪、韩绛,所以只能跟第四名换,杨

史海钩沉

为有暗香来

✦ 龙建雄

真是晏殊女婿的亲弟弟。

王安石的仕途之路,他有自己的清晰规划,在淮南节度判官期满后,放弃当京官机会,调任鄆州知县四年,后又调任舒州通判和常州知州等职。其间,王安石两次婉谢官位好意,一次是请当朝宰相不要给仁宗建议表扬自己,另外一次是谢绝欧阳修推荐自己入京为谏官;他在工作岗位上,兴修水利,扩充学校,勤政爱民,治绩斐然,为后来“变法”积累了丰厚的民意基础和第一手资料。

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专业术语称作“熙宁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他跻身执政之列,随后颁行新法。“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自有评论,此处不作班门弄斧的评说。

“变法”,行改革之策,动你我奶酪,当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猛药去疴,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王安石都做到了。“变法”收场之后,第二次罢相的王安石正式隐居江宁,退下

来的他开始冷静审视自己得失。当时民间有一个说辞,“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并不是王安石所说,却符合他的思想,得到了他本人高度认可。“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对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祖宗不足法”是指对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不应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对流言蜚语无须顾虑。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指导,王安石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推行新法,他是一位不折不扣、无所畏惧的改革家。

下定决心改革之人,多有“众叛亲离”,且“六亲不认”,王安石确是这样的人。“熙宁变法”中,反对王安石的有欧阳修、司马光、苏轼两兄弟、程颢两兄弟、韩琦、曹太后等。司马光等人反对的主因是认为变法会损害百姓利益,苏轼则四次上书弹劾新法弊端,还因此与吕惠卿、章惇结下“梁子”,为日后仕途连续遭贬埋下祸根。可以想象,那时一心一意推动变法的丞相王安石是多么孤独

与无助。

话说回来,后来的结局,你又不得不由衷感到“莫名其妙”,强烈反对你的人,最后竟然还可以称兄道弟。王安石与苏轼一句“礼岂为我辈设哉乎”,冰释前嫌,苏轼在王安石江宁府一住就是半月有余,一同饮酒作诗,登高望远;司马光更意思,自己卧病在床,距逝世还有半年时光时,他以宰相地位发出最后一道命令:“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实际情况是,王安石已先于他离世。

时光荏苒,往事如烟,历史是一部长长的电视剧,只是各朝各代换不同的人,穿不同的戏服来本色出演。作为后来的观众,限于情感、立场、视野等框定,我们每个人会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评价,但这完全没有影响那些“C位主人公”“配角”,以及“跑龙套”的人情演绎,或苦难辉煌,或力挽狂澜,或丑陋无比,或精彩纷呈。

梅花与兰花、竹子、菊花一起列为“四君子”,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它居中国十大花之首。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隐居江宁,作五言绝句《梅花》,那种孤独心态和艰难处境与傲雪霜的梅花有着共融共通之神韵。我想,“墙角”梅花不惧严寒,傲然绽放;梅花凌寒独开,暗香沁人,这梅花应该是“绝世之梅”,这写梅花的人,倘若不是“绝世之人”,又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呢?